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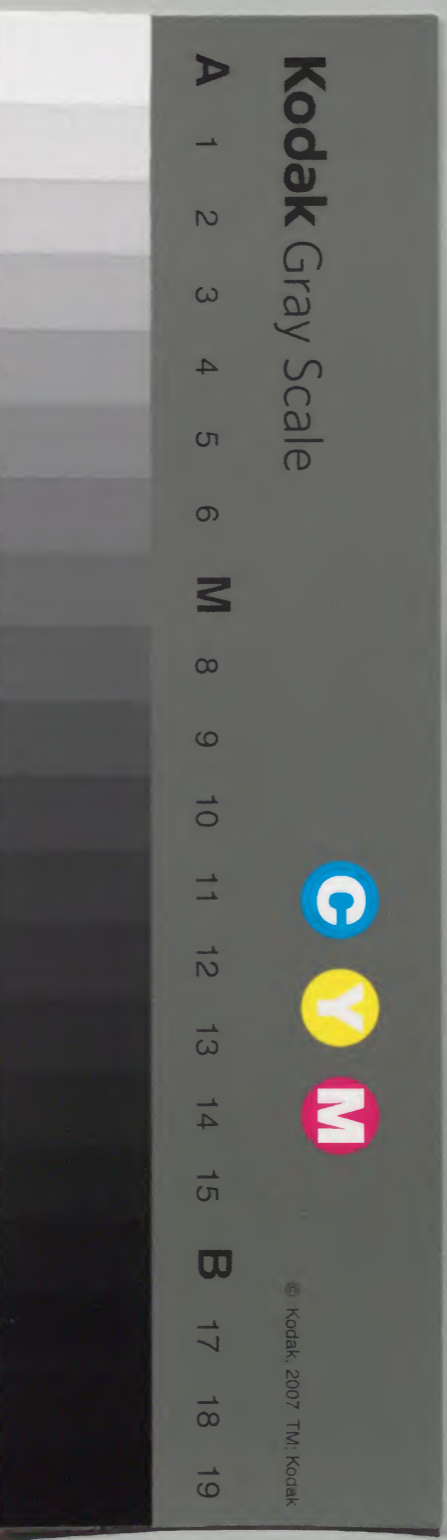
# 北史



庫文閣内			
三	二	二	漢
八	二	一	書
函	〇	〇	
四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二		漢
二	一		書
函	〇		
五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30	
冊數	240	(166)	
函號	282	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北史卷十五

列傳第三

魏諸宗室

上谷公紇羅

建德公嬰文  
真定侯陸

武陵侯因

長樂王壽樂

望都公頽

曲陽侯素延

順陽公郁  
宜都王目辰

六修

吉陽男比干

江夏公呂  
西河公敏  
司徒石  
高涼王孤

武衛將軍謂

淮陵侯大頭  
扶風公處真  
河間公齊  
文安公泥

寔君

秦王翰

淺草文庫

依書館藏

常山王遵

五世孫

陳留王虔

五世孫

毗陵王順

遼西公意烈

窟咄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道武皇帝自獨孤如賀蘭部與弟建勸賀蘭訥推道武為主及道武即帝位以援立功與建同日賜爵為公卒子題賜爵襄城公後進爵為王擊慕容麟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太醫令陰光為視療不盡術伏法子悉襲降爵為襄陽公卒贈襄城王神元後又有建德公嬰文真定侯陸並仕太武特獲封爵

武陵侯因長樂王壽樂並章帝之後也因從道武平中原以功封

曲逆侯太武時改爵武陵壽樂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

文成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矜

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伏法

望都公頽昭帝之後也隨道武平中原賜爵望都侯太武以頽美

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蠕蠕進爵為公卒

曲陽侯素延順陽公郁宜都

從道武征討諸部初定并州刺史道武之驚於栢肆也并州守

將封竇真為逆素延斬之時武意欲撫悅新附悔參合之誅而

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

太守後賜爵曲陽侯時道武

御皆去雕飾素延奢侈過度

忠正亢直文成時位殿中尚書

賜爵順陽公文成崩乙渾專權郁

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後復謀殺渾為渾所  
誅獻文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目辰文成即位歷侍中尚  
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謀亂目辰順陽公謀殺之事發目辰逃  
免獻文傳位有定策勲孝文即位進爵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  
安有罪伏法爵除

六修穆帝長子也少兇悖穆帝五年遣六修與輔相衛雄范班及  
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為後繼劉粲懼突圍而走殺傷甚眾  
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閼皮肉山為變赤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  
為後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六修有驕驪駿馬日行五百里  
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修入朝帝又命拜比延六修不從穆  
帝乃坐比延於已所乘步輦使導從出遊六修望見以為穆帝  
謁犬路左及至乃是比延慙怒而去穆帝怒伐之帝軍不利六修  
殺比延帝改服微行人間有賤婦人識帝遂暴崩桓帝子普根先  
守于外聞難來赴滅之

吉陽男比干江夏公呂並道武族弟也比干以司衛監討白澗丁  
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為南道都將戰沒呂以軍功封江夏公位  
外都大官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陪葬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  
國有內難昭成如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立昭成及崩羣臣咸  
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可果宜立長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  
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  
請身留為質石季龍義而從之昭成即王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  
薨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為逆死於長安道武時以孤勲高追封  
高涼王謚曰神武斤子真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明元初改封平

陽王薨子禮襲本爵高涼王薨謚懿王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  
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獻文卽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薨子大  
曹性愿直孝文時諸王非道武子孫者例降爵爲公以大曹先世  
讓國功重高祖真樂勲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宣武  
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恭謙好學爲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靜初  
在潁川聚衆應西魏齊神武遣將討平之禮弟陵太武賜爵襄邑  
男進爵爲子卒子瓌位柔玄鎮司馬瓌子鷲字孔雀孝文末以軍  
功賜爵晉陽男武泰元年爾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時鷲與榮共  
登高塚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永安初封華山王莊帝旣殺爾  
朱榮從子兆爲亂帝欲率諸軍親討而鷲與兆陰通乃勸帝曰黃  
河萬仞寧可卒度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鷲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

邑破皆由鷲之謀孝靜初入爲大司馬加侍中鷲容貌魁壯腰帶  
十圍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闈雖暑月不解衣冠曾

於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鷲曰孔雀  
老武官何因得王鷲答曰斬反人元愷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鷲  
怡然如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子大器襲爵後  
與元瑾謀害齊文襄見害孤孫度道武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  
書卒子乙斤襲爵襄陽侯獻文崇舊齒拜外都大官甚優重卒子  
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卒子萇孝文時襲爵  
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  
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萇酒雖拜飲  
而顏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  
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  
不把腕大笑宣武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萇以河橋船迴路

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爲船路遂廣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爲岸橋闕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謚曰成萇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尊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萇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皆感悅境内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湛侮罵遂卽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爲矯潔之行凡有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厭其取鞠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余朱兆之入洛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陽王蕭贊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順先適子華在齊州邀路表請子華復爲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爲中毒母甚憂懼子華遂掬吐盡噉之其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瓊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麤疏令我如此頭叩牀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賜死於門下外省子思字衆念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爲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爲送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暫廢府事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

復啟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  
尋亦蒙敕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  
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斯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  
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以摧并主吏忽為  
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  
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  
為怪愕旅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  
卽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中郎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  
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  
詔徵秉為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  
京師號之為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楊傳嘏傳皆云既為  
中丞百寮震束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  
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卽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  
送尚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  
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驗臣順專執未為平通  
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  
流早參清宦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綱  
將墮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訥言之本  
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茲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  
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  
奏仍為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顯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為侍中  
而死長弟珍字金省襲爵艾陵男宣武時曲事高肇遂為帝寵昵  
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卒於尚書左僕射平弟長生位  
游擊將軍卒孝莊時以子天穆貴盛贈司空天穆性和厚美形貌

射有能名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以太尉使  
勞諸軍路出秀容見介朱榮深相結託約為兄弟未幾改授別將  
赴秀容為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莊帝踐  
阼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後增封通前三萬戶尋監國史錄  
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于修禮為寇瀛冀諸州  
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王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鄭  
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  
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命屬郡縣選豪右為守令以撫  
鎮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為太守未報會臺中  
休簡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瑤資陰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恥恨  
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為土人陵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  
間兗州刺史元世儁是河南人常笑可北人好食命葉故齊人號之為  
神武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時元顥乘虛陷滎陽天  
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壘北度會車駕於河內介朱榮以天時炎  
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  
增邑通前七萬戶天穆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介朱爵位隆極當  
時熏灼朝野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寬柔容  
物不甚見忌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優寵詔天穆乘車馬出入  
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榮常以兄禮事之世隆等雖榮子姪位  
遇已重天穆曾言其失榮即加杖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內畏惡之  
與榮同時見殺節閔初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謚  
曰武昭子儼襲美才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敕召假病遂怖  
而卒

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道武初從征名冠諸將後從征中山所向無前明元時拜中都大官太武時進爵西河公寵遇彌篤卒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有膽略從太武南討至瓜步山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北部侍郎華州刺史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寬雅有將略常從道武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子烏真營力絕人隨道武征伐屢有戰功官至鉅鹿太守子興都聰敏剛毅文成時為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為政嚴猛百姓憚之獻文初以子丕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婦家帝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為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謚曰宣子提襲父侯爵提弟丕太武時從駕臨江賜

爵興平子獻文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軍謀反丕以奏聞召收軍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孝文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丕

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百聽斬戮責數怨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求受復除若有姦邪人方便讒毀者即加斬戮尋遷太尉錄尚書事時淮南王佗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頽並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於朝進退相隨丕佗元三人皆容貌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鬢斑白百寮觀瞻莫不祇聳唯苟頽小為短劣姿望亦不逮之孝文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宴之際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儉符承祖常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為王儉造宅故亦為造甲第第成帝后幸之率百官文武饗宴焉使尚書令王儉宣詔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勸誡歌辭以賜羣

官丕上疏贊謝太后令曰臣哉隣哉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水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丕妻段氏卒謚曰恭妃又賜丕金券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不許及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詔丕羽曰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羽朕之懿弟溫柔明斷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罰在手其祇允成憲以稱朕心丕對曰謹以死奉詔羽對曰太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帝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汝何得辭也及帝還代丕請作歌詔許之歌訖帝曰公傾朕還車故親歌述志今經構已有次第故暫還舊京願後時亦同茲適乃詔丕等以移都之事使各陳志燕州刺史穆熊進曰今四方未平謂可不移臣聞黃帝以天下未定故居于涿鹿既定亦遷于河南廣陵王羽曰臣思奉神規光崇丕業請決之卜筮帝曰昔軒轅請卜兆龜焦乃問天老謂爲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龜矣帝又詔羣臣曰昔平文皇帝棄背昭成營居盛樂道武神武應天遷居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故宅中原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移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答之辭屈退帝又將北巡丕遷太傅錄尚書事頻表固讓詔斷表啟就家拜受丕留守詔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上所乘車馬往來府省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不猶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重亦不疆責及罷降非道武子孫及異姓王者雖駁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帝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

馮誕薨詔六軍反旆丕又以熙薨于代都表求鑾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跂望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爲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爲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并州畿甸改封新興公初李沖文德望所屬既當時貴要有杖情遂與子超娶沖兒女卽伯尚妹也不前妻子隆同產數人皆與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意不樂遷洛帝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還洛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據涇北丕時以老居并州雖不預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乃致難心頗然之及帝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並是黨丕亦隨駕至平城每不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之詔躬非滌逆之身聽免死仍爲太原百姓其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方載隨駕至洛留洛陽帝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孝文崩丕自并來赴宣武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尋敕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丕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爲庶人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絕人事詔以丕爲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祿大夫冀州刺史謚曰平長子隆先以反誅隆弟乙升超亦同誅超弟儁邕並以軍功儁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爲內三郎文成初封淮陵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卒贈高平公謚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太武征赫連昌太武馬蹶

賊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為公後與新興王俊討秃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尅仇池威振羌氏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邊因知之密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氏遂推文德為主求援於宋宋遣將房亮之符昭啖龍等率眾助文德齊擊斬殺龍禽亮之氏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謚敬王長子陵襲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子志字猛略少清辯強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為洛陽令不避彊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而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駐論道劔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眾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巒則鳳其在本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搯所部里正志令主史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為從事中郎車駕南征帝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蔽之帝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州事宜武時除荊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於在州日抑買良人為婢兼乘請供朝會赦免明帝初兼廷尉卿

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州威名雖減李崇亦爲荆楚所  
憚尋爲雍州刺史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物珍  
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及莫折念  
生反詔志爲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  
爲賊所乘遂棄大眾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  
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鑠志及芬之送念  
生見害節閔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風公  
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爲援處真  
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魏之疎族也性忠直有智畫道武厚遇之賜爵文安公  
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

崔密等並決獄訟明元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  
相命掌軍國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等叛置立將  
校外引赫連屈丐屈都會稽劉絜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沒於陣絜  
墜馬胡執送屈丐唯屈衆猶存明元以屈沒失二將欲斬之時并  
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嗜酒頗廢政事帝  
積其前後失檻車徵還斬於市子磨渾少爲明元所知元紹之逆  
也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  
磨渾往規爲逆磨渾旣得出便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  
喜因爲羽翼以勲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爲定州刺史卒  
昭成皇帝九子庶長曰寔君次曰明元帝次曰秦王翰次曰闕婆  
次曰壽鳩次曰紇根次曰地干次曰方真次曰窟咄

寔君性愚多不仁昭成季年符堅遣行其唐公符洛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勝不能親勒眾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符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為亂獻明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終道武年甫五歲慕容厚子闕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所生欲先殺汝是以頃來諸子戎服夜以兵仗遠廬舍伺便將發時符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仿徨廬舍寔君以斤言為信乃盡殺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內逼部眾離散符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輟之長安寔君孫勿

秦王翰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二千長統

兵號令嚴信多有尅捷建國十五年卒道武卽位追贈秦王謚曰明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髯有筭略少能舞劔騎射絕人道武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及帝將圖慕容垂遣儀觀釁垂問儀道武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為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帝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內起是可計之帝以為然後改封平原公道武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帝大喜徙

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稠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  
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躡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多遷  
尚書令從圍中山慕容德敗也帝以普麟妻周氏賜儀并其僮僕  
財物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復遣儀討  
鄴平之道武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  
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北破其別部又  
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  
陳留公虔稍大稱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稍太武之初育也道武  
喜夜召儀入曰卿聞夜喚乃不惟懼乎儀曰惟則有之懼實無也  
帝告以太武生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先是上谷侯岌張袞代郡  
許謙等有名于時初來入軍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  
武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  
都公穆崇伏甲謀亂崇子逐留在伏士中道武召之將有所使逐  
留聞召恐發踰墻告狀帝祕而恕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  
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儀內不自  
安單騎遁走帝使人追執之遂賜死葬以百姓禮儀十五子纂五  
歲道武命養於宮中恩與諸皇子同太武踐祚除定州刺史封中  
山公進爵為王賜步挽几以優異之纂好酒愛妓政以賄成太武  
殺其親嬖人後悔過修謹拜內大將軍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平  
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謚曰簡纂弟良性忠篤明  
元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良弟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  
白登之東北有雙鴟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鴟旋飛稍  
高幹以二箭下雙鴟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

是號幹為射鴟都將從太武南巡進爵新蔡公文成即位拜都官  
尚書卒謚曰昭子禎膽氣過人太武時為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遇  
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  
孝文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鈔掠前後守  
牧多羈縻而已禎乃召新蔡襄城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  
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  
犯死罪者使參射限命不中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  
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  
偽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  
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  
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即斬之因  
總命遣還自是竟無暴京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  
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  
為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為不軌詐以婚進城人告云刺史欲  
遷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速掩  
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即收  
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  
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譎誑之罪而丘生單騎逃走禎恕而不問後  
徵為都牧尚書卒贈侍中儀同三司謚簡公有八子第五子瑞初  
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  
子汝勿憂也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  
為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大中大夫卒贈太常卿儀弟烈剛武有  
智略元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唯烈行出外詐附紹募執明元紹  
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元以功進爵陰平王薨謚曰熹子求



襲弟道子位下大夫道子子洛位羽林幢將洛子乞中散大夫乞子晏孝靜初累遷吏部尚書平心不撓時論稱之出為瀛州刺史在任未幾百姓欣賴蔣天樂之逆見引詔錄送定州賜死晏好集圖籍家書多祕閣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見稱烈弟觚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道武絕之觚率左右馳還為垂子寶所執垂待之更厚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國人咸稱重之道武之討中山慕容普麟遂害觚以固眾心帝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普麟塚斬其尸收議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剗殺之乃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夔為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佐命勲賜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勃海之合口及博陵勃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色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百姓禮子素明元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太武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官文成即位務崇寬政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政事固辭疾疴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薨謚曰康陪塋金陵配饗廟廷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太武歲逐一猛獸隣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為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槩皆折陵抽

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  
 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卒于中軍都將弟陪斤襲爵坐  
 事國除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彜引兼殿中郎孝文將為齊  
 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帝大怒詔曰阿倪愚騃誰引為郎於  
 是黜彜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宣武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  
 左丞宣武崩于忠執政昭為黃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枉陷  
 忠賢多昭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為尚書河南尹聾而佞戾理務  
 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為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為人害後入為尚  
 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納貨元又所以  
 贈禮優越子元字彥道以節公知名莊時為洛陽令及節閔即  
 位玄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孝武帝即位以孫  
懼勳武重其強正封加開府薨謚曰平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  
 避強禦宣武詔令檢趙修獄以修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  
 帝責紹不重聞紹曰修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黜除之恐陛下  
 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賀曰阿  
 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  
 為愧耳卒於涼州刺史陪斤弟忠字仙德以忠謹聞孝文時累遷  
 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贊之勤百寮咸敬之  
 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柈輿駕親送都門之外羣寮侍臣  
 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命有司為立碑銘子盛  
 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子懋字伯邕襲爵降為侯從駕入關  
 封北平王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慧子陟字景升開府儀同三

北史十五

七

司弟順字敬叔從孝武人關封濮陽王位侍中及武帝崩祕未發喪諸人多舉廣平王爲嗣順於別室垂棘謂周文曰廣平雖親年德並茂不宜居大寶周文深然之因宣國諱上南陽王尊號以順爲中尉行雍州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順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卽以賜之順發矢卽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蹈金蓮手持刻炙遂勒背上序其射工子偉字大猷有清才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及尉遲迴伐蜀以偉爲司錄書檄文言皆偉所爲六官建拜師氏下大夫改淮南縣公周明帝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騏驎殿刊正經籍建德中累遷小司寇爲使主報聘於齊是秋武帝親戎東討偉遂爲齊所留齊平偉方見釋加受上開府後除襄州刺史立大將軍韋性溫奈好虛靜篤學愛文初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梁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爲辭人所重如此後疾卒盛弟壽興少聰慧好學宣武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覈亮發日受暉旨遂鞭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壓已爲婢壽興終恐不免乃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修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旁壽興因踰牆出修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而出遂至河東匿修義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爲暉所譖帝亦更無所責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事壽興杖之四十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

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宣武崩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為前任中尉彈高闕讒諷所致靈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壽興詔書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子最字幹從孝武入關封洛平王位侍中兼尚書左僕射加特進闕壽興弟益生少亡子毗字休弼武帝之在藩邸少親之及即位出必陪乘入於臥內及帝與齊神武有隙時議者各有異同或勸天子入夷或言與齊神武決戰或云奔梁唯毗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殷勤叩頭請西入策功論賞毗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為首封魏郡王時王者邑止一千戶唯毗邑一千五百齊神武宣告關東云將天子西

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德子惺潁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謚

曰恭子疑字子仲孝武初授兗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懸門發斷疑要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儁各部在州士往討之疑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尚書令攝選部疑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懿惺弟暉字景襲少沉敏頗涉文史宣武即位為給事黃門侍郎初孝文遷洛舊貴皆難移時欲和眾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宣武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榜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問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先皇深意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帝納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

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賜故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饑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為萬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暉檢括丁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明帝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公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蠶婦之思妻若斯乃膏人斯為脫於茲州之所收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饑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即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召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敕邊將自今有賊戍求內附者不聽輒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人租調割入於已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為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卒賜東園祕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劔鼓吹二十人羽林百二十人子弼字宗輔性和厚美容儀以莊帝舅子壻特封廣川縣子天平初累遷尚書令弼

妹爲孝武所納以親情見委禮遇特隆歷中書監錄尚書事位特  
進宗師齊受禪除左光祿大夫天保三年卒十年諸子與諸兄同  
誅死弼弟子士將有巧思至齊武成時位將作大匠德弟贊頗有  
名譽好陳軍國事宜初置司州以贊爲刺史賜爵上谷侯孝文戒  
贊化畿甸可宣孝道必令風教洽和文禮大備自今有不孝不悌  
者比其門櫛以刻其枉又詔曰司州刺史官尊位重職總京畿選  
屬懿親以允具瞻之望但諸王年少未閑政體故以授贊庶能助  
暉道化今司州始立郡縣初置公卿已下皆有本屬可人率子弟  
用相展敬於是賜名曰贊詔贊乘步挽入殿門加太子少師遷左  
僕射孝文將謀遷洛諸公多異同唯贊贊成大策帝每歲南伐執  
手寄以後事卒贈衛將軍僕射如故後以留守贊輔之功進封晉

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車勸課  
躬徃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爲之謠曰秦州河東杼柚代春元公  
至止田疇始理卒於平城鎮將謚曰靜有七子季海字元泉兄弟  
中最有名譽位洛州刺史季海妻司空李沖之女莊帝從母也賜  
爵唐郡君政在介朱禍難方始勸季海爲外官以避纖介及孝莊  
之難季海果以在藩得免從孝武入關封馮翊王位中書令雍州  
刺史遷司空病薨謚曰穆子亨字德良一名孝才遇周齊分隔時  
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以亨父在關中禁固之其母遂  
稱凍餒得就食湯陰託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數人得至長安  
周文以功臣子甚禮之大統末襲爵馮翊王累遷勳州刺史改封  
平涼王周受禪例降爲公隋文帝受禪自洛州刺史徵拜太常卿  
尋出爲衛州刺史在職八年風化大洽以老病乞骸骨吏人詣闕

上表請留上嗟歎者久之其年亨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卒于家謚曰宣

陳留王虔紇根之子也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從攻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沒虔姿貌魁傑武力絕倫每以矛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以稍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及為偏將常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眾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為之流涕道武追惜傷慟者數焉追謚陳留桓王配饗廟廷封其子悅為朱提

後為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宮車晏

駕吾止避衛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髯為內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雁門悅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逃亡投雁門規收豪傑欲為不軌為土人執送帝怒而不罪明元即位引悅入侍仍懷姦計說帝云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云雁門人多詐并可誅之欲以雪其私忿帝不從悅內自疑懼懷刃入侍謀為大逆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有刃執而賜死弟崇太武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沉厚初衛王死後道武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道武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督諸軍出大澤越涿耶山威懾漠北薨謚曰景王子建

襲降爵為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軍大將卒建子琛位恒肆二州  
刺史琛子翌尚書左僕射翌子暉暉字叔平鬚眉如畫進止可觀  
好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文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硯  
席情契甚厚再遷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為寇患朝廷將結和親  
令暉買錦綵十萬使突厥暉說以利害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獻  
方物俄拜儀同三司周武帝之甥突厥后令暉致禮授開府轉司  
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隋文帝總百揆加土  
開府進爵為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奉詔決杜陽水灌  
三時原漑焉鹵之地數千頃人賴其利再遷兵部尚書監漕渠之  
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後以疾去職卒于京  
師帝嗟悼久之敕鴻臚監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位光祿大夫肅  
第一器性明敏立有術部丞建弟商子祚字龍壽宣武校藝每於  
歲暮詔令教習講武初建以子罪失爵祚欲求本封有司奏聽祚  
襲公以王爵不輕共求更議詔從之卒于河州刺史節閔時贈侍  
中尚書僕射虔兄顓性嚴重少言道武常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  
山以功賜爵蒲城侯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  
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于代顓為郡時易于子萬言得寵於  
道武易于恃其子輕忽於顓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顓墜牀而據  
其坐顓不知代已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恥其侮慢謂易于曰我  
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以狀具聞道  
武壯之方言累以訴情乃詔顓輸贖顓乃自請罪道武赦之復免  
其贖病卒子崙太武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承昌王仁  
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  
之崙曰今大風既勁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烟火以精兵



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文成卽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曰定公子琛襲爵

毗陵王順地干之子也性疎狠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道武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栢肆之敗軍人有亡婦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帝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力眷等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尅乃從留官自白登南入繁峙故城阻灑水爲固以寧人心道武善之進封爲王位司隸校尉道武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祇肅唯順獨坐寐不顧而唾帝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力真之子也先没于慕容垂道武征中山棄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勲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爲

部行臺意烈性惟快自以帝屬心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和跋

有計略屢效忠勤明元踐阼除勃海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

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謚曰靈公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子

叱奴武川鎮將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亂之後詔洪超持

節兼黃門侍郎綏慰異部還上言異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

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卒於北軍

將光祿大夫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勲賜爵彭城公卒謚曰關陪葬

金陵長子粟襲太武時督諸軍屯漠南蠕蠕表聞粟亮直善馭衆

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征和龍以功進封爲王薨陪葬金陵粟

弟昆少善弓馬太武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時

舉坐咸以爲善及爲宰官尚書頗以驕縱爲失坐事免徙長社爲

人所害子庫汗爲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庫汗射

之應弦而斃太武悅賜一金免以旌其能文成起景穆廟賜爵陽  
豐侯獻文卽位復造文成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爲公庫汗明於斷  
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  
汗爲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于古辰襲  
窟咄昭成崩後符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符堅禮之教以書學因  
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爲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亢湓等迎窟  
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道武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  
烏干以告帝帝慮駭人心沉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  
又告之帝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帝慮內難乃  
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漫徵兵於慕容垂賀曼干奔  
窟咄安同間行遂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麟步騎六千以隨之安  
同與庫吏人備乾具還達牛川窟咄見子意烈舉之安同乃惡藏  
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麟軍既不至而稍前逼  
賀染干賀染干陰懷異端乃爲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  
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麟聞之遽  
遣安同朱譚等來旣知賀麟軍送衆乃少定道武自弩山幸牛川  
窟咄進屯高柳道武復使安同詣賀麟因尅會期安同還帝踰參  
合出代北與賀麟會於高柳窟咄窮迫望旗奔走遂爲衛辰殺之  
帝悉收其衆賀麟執帝別歸中山

論曰魏氏始自幽都肇基帝業上谷公等分枝若木疏派天潢或  
績預經綸大開土宇或迹同凶悖自致殲夷其禍福之來唯人所  
召至如神武之不事黃屋高揖萬乘義感國祚隆帝統太伯延  
陵未足多也高涼讓國之胤子那猛壯之風或大位未加或功不  
贖罪褒德圖勞其義爲闕松滋氣幹相承聲迹俱顯天穆得不以

道任過其量持盈必悔殺身為幸武衛父子兼將丕略始見器重  
終以姦棄不足觀矣河間扶風武烈宣著宗子之可稱乎衛王英  
風猛概折衝見重謀之不臧卒以自喪秦王體度恢偉陳留膽氣  
絕倫亡身強寇志力不展惜哉常山勇冠戚屬與魏升降亦以優  
乎陰平忠烈蒲陰器宇榮寵兼萃蓋有由焉毗陵疎佷遼西狷介  
全身保位固亦難矣符堅之輟寔君衛辰之誅窟咄逆于賊臣蓋  
亦天下之惡一焉

北史卷十九

列傳第三終

列傳第四

道武七王

明元六王

太武五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王  
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修長樂王處文二  
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並闕  
皆早薨無傳

清河王紹字受洛拔天興六年封性兇狠險悖好劫剝行人斫射  
犬豕以為戲樂有孕婦紹觀其胎道武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  
乃出明元常以義方責之因此不協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

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於紹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  
犯禁帝驚起求弓刀不及萌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  
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有兄公卿  
欲從誰也王公以下皆失二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  
等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  
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  
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  
王公以下先是明元在外變乃還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  
安同衆皆響應衛士執送送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闔官宮人  
爲內應者十數人其先犯與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鬻食之紹  
時年十六紹母卽獻明皇妹也美而豔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悅  
告狀明后請納焉后曰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密令人  
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明元練兵於東部詔熙督十  
二軍校閱甚得軍儀賞賜隆厚泰常六年薨帝哀慟不已長子佗  
襲爵佗性忠厚武藝無過者後改封淮南王鎮武牢威名甚著孝  
文時位司徒賜安車几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時孝文有事  
太廟始薦聞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禮賙有加謚曰靖王世子吐  
万早卒子僖王顯襲祖爵薨子世遵襲孝明時爲荊州刺史在邊  
境前代以來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其弟均時在荊州爲  
朝陽戍主有南戍主妻三月三日遊戲沔水側均輒遣部曲掠取  
世遵聞之責均遂移還本戍吳人感荷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是  
以聲名有損薨於定州刺史謚曰康王吐万弟鍾葵早卒長子法  
壽累遷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使大

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後於河陰遇害子慶智性貪鄙爲太尉王  
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  
爲十錢王簿法壽弟法僧位益州刺史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  
諸姓州內人士法僧皆召爲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  
外寇後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又以驕恣恐禍及已將謀爲逆  
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危就  
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  
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  
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改元天啟大軍致討法  
僧奔梁其武官三千餘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爲奴逼將南度  
梁武帝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尋改封宋王甚見優寵又進位  
卒於梁謚曰襄厲王子景仲景隆初封丹陽公位廣州刺史徙徐  
州改封彭城王丁父憂襲封宋王又爲廣州刺史卒梁復以景仲  
爲廣州刺史封枝江縣公侯景作亂遣誘召之詐奉爲主景仲將  
應之爲西江督護陳霸先所攻乃縊而死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驚歎焉及  
長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薨長子  
提襲驍烈有父風改封潁川王迎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  
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累遷統萬鎮都大將甚見寵待薨謚  
曰成王長子平原襲爵忠果有智略爲齊州刺史善於懷撫孝文  
時祆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屯聚平陵年號聖君平原身自討擊  
禽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祆人劉舉自稱天子復討斬之時歲頗  
不登齊人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人命北州戍卒

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遷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薨謚曰簡王長子和字善意襲爵初和聘乙氏公主女為妃生子顯薄之以公主故不得遣出因忿遂自落髮為沙門既不幸其母乃捨顯以爵讓其次弟鑿鑿固辭公主以其外孫不得襲爵訴於孝文孝文詔鑿終之後令顯襲爵鑿乃受之鑿字紹達沈重少言寬和好士為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鑿上書遵孝文之旨採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孝文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鑿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孝文崩後和罷沙門婦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為妻曹氏年長大和子五歲攜男女五人隨鑿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鑿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籍齊人苦之鑿名大損轉徐

王愉為徐州王既年少長

表梁郡太守程靈虬虐政殘民盜寇並起詔免靈虬於是徐境肅

然薨謚悼王和與鑿子伯宗競求承襲詔聽和襲位東郡太守先

是郡人孫天恩家豪富嘗與和爭地遣奴客打和垂死至此和誣

天恩與北賊來往父子兄弟一時俱戮資財田宅皆沒於官天恩

宗從欲詣闕訴寃以和元又之親不敢告列和語其郡人曰我覓

一州亦應可得念此小人痛入骨髓故乞此郡以報宿怨此後更

不求富貴識者曰王當沒於此矣薨贈相州刺史

河間王修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詔河南王曜子羯兒襲改封

略陽王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聽辯風成年十四薨明元悼傷之自小

斂至墓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薨  
平王以繼連後渾好弓馬  
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  
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  
域校尉恩著涼土更滿還  
襲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  
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孝  
諸臣相稱可云姓名唯南  
薨賜東園第一祕器孝文

子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子渾為南  
州烏輒歷飛而中之日射兔得五十頭  
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  
送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  
涼父老皆涕泣追送如違所親薨子飛  
帝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  
又特垂欽重除宗正卿詔曰自今奏事  
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祿大夫  
衰臨霄喪宴不舉樂謚曰安王子纂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薨

吐根襲改封江陽王薨無子獻文以

史為家僮取人女為婦妾又以良人為婢為御史所彈坐免官爵  
及靈太后臨朝繼子又先納太后妹復繼本封後徙封京兆王歷  
司徒加侍中繼孝文時已歷內外顯任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歷  
轉台司頻表遜位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前後部鼓吹詔以至節禮  
有朝慶繼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  
太傅侍中如故時又執殺生之權拜受之日送者傾朝有識者為  
之致懼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廷兩人扶侍禮與丞相高陽王埒後  
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將軍錄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事  
及出師車駕臨餞傾朝祖送尋加太尉公及班師繼啟求還復封  
江陽詔從之既晚更貪恠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受納貨賄以  
相託付妻子各別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獲平心選舉憑又威  
勢法官不敢糺適天下患之又黜繼廢於家初朱榮之為直寢

數以名馬奉又又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爲太師司  
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黃鉞都督九州諸軍錄尚書事大丞相如  
故謚曰武烈又字伯儁小字夜叉靈太后臨朝以又妹夫除通直  
郎又妻封新平君後遷馮翊君拜女侍中又女天靈太后詔贈鄉  
主又累加侍中領軍將軍旣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爲靈太后所信  
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每欲斥黜之又遂令通直郎宋維  
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案無實懌雖得  
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別館久之又恐懌終爲已害乃與侍中劉  
騰密謀詐取主食中黃門胡度胡定列誣懌云貨度等金帛令以  
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騰以具奏明帝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  
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又於含章殿後命宗士及直齋執懌  
人決將入含章東省奪再召集公卿議以大逆論或畏又無敢異  
者唯僕身游擊執意不同又騰持公卿議入奏夜中殺懌於是假  
爲靈太后辭遜詔又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明帝  
呼爲姨父自後百寮重跡後帝徙御徽音殿又亦入居殿右曲盡  
佞媚遂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劔以自先後又於千秋門外廠  
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初又之專  
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得志之後便自驕愎耽酒好色與奪任情  
乃於禁中自作別庫掌握之寶充物其中又曾臥婦人於食輿以  
靶覆之輿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姑姊婦女朋姪  
無別政事怠墮綱紀不舉州鎮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又知  
自不法恐被廢黜乃陰遣弟洪業召武州人姬庫根等與之聚宴  
遂爲誓盟欲令爲亂朝廷必以已爲大將軍往伐因以共爲表裏  
如此可得自立根等然其言乃厚遺根等遣還州與洪業買馬從



劉騰死後防衛微緩又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留連他邑  
靈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明帝謂羣臣求出家於  
嵩山閑居寺欲自下髮帝與羣臣大懼叩頭涕泣遂與太后密謀  
圖之乃對又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又乃勸帝從太后意  
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宮無復禁礙舉其親元法僧爲徐州刺史  
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爲言又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  
重於又而甚畏憚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遂幸雍第定圖又之計後  
雍從帝朝太后乃進言又父子權重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  
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又聞之甚懼免官求解乃以又爲儀  
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又雖去兵權然總任內外不慮黜廢  
又有閹人張景嵩劉思逸屯弘昶伏景謀廢又嵩以帝嬪潘外憐  
有幸說云元又欲害之竇立所於帝云又非直欲殺妾亦得幸也  
下帝信之後又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初  
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梁封爲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遺公  
卿百寮書暴又過惡言又本名夜又弟羅實名羅刹夜又羅刹此  
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呼嗚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  
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  
斯言又爲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又昔  
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臣聞殺  
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  
人告又及其弟爪謀反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定州又  
令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又兄弟爲內應起有日矣得其手書靈  
太后以妹婚故未忍便決羣臣固執不已明帝又以爲言太后乃  
從之於是又及弟爪並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尚書令

冀州刺史又子舒祕書郎又死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

子善亦名善任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未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一百匹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安之下然以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由是為後進所歸安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安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安然善以高頰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羸疎蘇威怯慄元胄元旻並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頰上初然之及頰得罪上以善言為煩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病頓而卒又弟羅字仲綱雖父兄貴盛而虛已接物累遷青州刺史又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為其賓客從遊青土罷州入為宗正卿又死後羅通又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孝靜初梁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景自立以羅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周文帝求羅遂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師襲爵江陽王舒子善住在後從南入關羅乃以爵還善任改封羅為固道郡公羅弟爽字景哲少而機警位給事黃門侍郎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懿爽弟蠻仕齊歷位兼度

支尚書行潁州事坐不爲繼母服爲左丞所彈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昭帝元后蠻之女也爲苦請自市追免之賜姓步孤氏卒贈司空蠻弟爪字景邕位給事中與兄又同時誅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內豐資產唯以意得爲適不入京師有賓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以又執權尤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爲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

中書侍郎高元參丕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爲亂必速丕以爲然於是緩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太武詔遣送之高麗不遣太武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爲和龍新定宜復之使廣修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絜事以憂薨事在絜傳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人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求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薨謚曰殤王無子國除

安樂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沈厚太武以長安形勝之地乃拜範

為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範謙恭惠下推心撫

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離寇賊流亡者相繼請崇易簡之禮帝納

之於是遂寬徭與人休息後劉絜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

薨長子良太武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親撫養之長而壯勇

多知嘗參軍國大計文成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為

內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

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太武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

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海太武襲蠕蠕越涿

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秃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疾薨

謚曰莊王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著

文謀為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文成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

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少善騎射多藝坐法削爵為公俊好酒色

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悖心後

事發賜死國除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

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廣陽王建閭石昭儀

生吳王余其小兒貓兒真彪頭龍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

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阿曲降其一萬餘部落八年薨無子國除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寮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太武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子道符襲爵拜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

京師

臨淮王譚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淮王薨

蓋宣王子是襲多梁州刺史以貪從刑余加罰是紀北鎮久之是子員外郎賴免完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孝文不許後詔提從

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宣武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宣武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追改封濟南王子或字文若紹封或少有才學當時甚美侍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思道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爲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或姿制閑裕吐發流美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奏郊廟歌詞時稱其美除給事黃門侍郎或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或同署避紹父諱啟求

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或取定體相  
倫之美或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  
中尉或以為倫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雖復  
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  
還朝流為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  
攝選後以本官為東道行臺會余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或撫膺慟  
哭遂奔梁梁武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或為人建孫稱或風  
神閑雋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或於樂遊園因設宴樂或聞  
聲歔歔涕淚交下梁武為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候旨稱魏為偽  
唯或表啟常云魏臨淮王梁武體或雅性不以為責及知莊帝踐  
祚或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武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  
村余也私勸或留或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或性  
至孝自經違離不進酒肉憔悴容貌見者傷之歷位尚書令大司  
馬兼錄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  
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為伯考或表諫以為漢祖創  
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春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  
疏為絕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太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  
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  
豈忘宗承考妣益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景王意在  
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  
氏且子元宣王冢胤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武宣有伯考  
之稱以合類古恐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勲格  
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后稟德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並  
筵嫂叔同室歷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銳朝臣無敢言者唯

或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文穆皇帝勲格四表道  
邁百王是用考循舊範恭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  
春陵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  
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天聰人宅曆數有歸朕忝承  
下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則  
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餘帝別廟有  
闕餘序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關太廟神  
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  
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  
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述臣道以此爲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  
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京共爲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  
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爲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通諸妹  
之請此詞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  
兄彭城王爲孝宣帝或又面諫曰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  
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敕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  
之式或上表以爲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  
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  
介朱榮死除或司徒公及介朱兆率衆奄至出東掖門爲賊所獲  
見兆辭色不屈爲羣胡所歐薨孝武帝末贈大將軍太師太尉公  
錄尚書事謚曰文穆或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  
羣書不爲章句所制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  
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爲識者所譏無子弟孝友少有時譽襲爵  
淮陽王累遷滄州刺史爲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

犯百姓亦以此便之魏靜帝宴齊文襄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  
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嘗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  
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  
家爲黨族二十家爲閭五家爲比隣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  
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  
七八百家雖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  
之名不改而百家爲於四閭閭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貲  
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  
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  
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  
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  
一妾所以會敘律多繼嗣有黃黃繼嗣孝也修會敘禮也而聖明  
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王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  
爲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  
疆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迫邇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  
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  
爲婦德以能妬爲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  
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  
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  
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一妾限以  
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  
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  
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  
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禽姦盜行典令以



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為皂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為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粢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茲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為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昌弟孚字秀和少

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宜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為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

主阿那環既得反國其人大饑相率入塞阿那環上表請臺振給詔孚為北道行臺詣彼振恤孚陳便宜表曰衣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欵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牝牛產羊餽其口食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饑命

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仁寬縻以久策使親察所謂天子有邊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武非尋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旣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武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韞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效力後爲

為榮所陷為榮所執兄祐為防城都督兄子禮為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乎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乎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為死又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卒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乎東道行臺彭城郡王乎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卒封乎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乎監儀注乎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簾懸梁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廣之規啓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為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反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復從孝武帝入關除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時蠕蠕主與乎相識先請見乎然後遣女於是乃使乎行蠕蠕君臣見乎莫不懼悅奉皇后来婦乎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垆垆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乎乎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

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簾懸梁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廣之規啓氏倨句之法

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為十二宮各

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宮之義又得

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于時搢紳

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反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

聲律特復稱善復從孝武帝入關除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

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時蠕蠕主與乎相識先請見乎然後

遣女於是乃使乎行蠕蠕君臣見乎莫不懼悅奉皇后来婦乎性

機辯好酒貌短而秃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垆垆

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乎乎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

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乎乎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

禮何爲竊入王家 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婦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薨 帝親臨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錄尚書事謚曰文簡子端嗣位大行 臺尚書華州刺史性疎佷頗以基地驕物時論鄙之

廣陽王建真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薨謚曰簡王子石侯襲薨謚曰哀王子遺 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石侯弟嘉少沈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孝文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後孝文南 伐詔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非世 孫何太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 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

盜永止詔從之拜 二百步乞發三正度下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奸

醉在宣武前言笑 自得無所顧忌帝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 海高陽諸王每入 宴集極歡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 儀飾車服鮮華旣 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遷司 空轉司徒嘉好立 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委付之愛敬人 物後來才俊未爲 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 遺命薄塋宣武悼 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 壽孫女司空從妹 也聰明婦人及爲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子 深字智遠襲爵孝 明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止 息後爲恒州刺史 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 取百匹以此爲恒 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爲 徽表訟詔付丞相 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

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朔州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征鎮驅使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魍魎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游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摸

何事莫能自改或有者方按吏記罪記邊爲之旨從是弄官守改以

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卽申聞求改鎮爲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爲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暹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鎮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必不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爲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

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振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侍郎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旣而鮮于修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爲主深乃上書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爲都督以深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覈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深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明帝不欲使徽深相憾敕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爲鮮于修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爲左都督裴衍在右都督並受深節度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居兵在外不可測也乃敕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元又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切骨臣以疎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爲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來翻成陵谷徽遂一歲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錄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勲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爲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標據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勲法僧叛後斃被圍逼固守之勲比之未重乃得立州卽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啟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

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  
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退勳而已但  
是隨臣征者即便爲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徽初言有理又  
聞北征隸臣爲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翻  
翻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以恩顏稱臣善者卽被嫌責甄琛曾理  
臣屈乃視之若仇讎徐紇頗言臣短卽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  
祖榮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  
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旣到  
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且以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  
處徽旣怒遷捨其元惡及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  
乞臣爲刺史徽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啟徽乃因  
先言此事及向定州遠被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  
相陷沒致令國朝遠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旣優幸任隆  
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填門及臣居邊實  
遊罕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入舉斧元  
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僣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  
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  
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敕伺  
察臣事徽旣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  
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徽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無聞焉爾今  
求出之爲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功脫蒙  
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鬪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  
達交津隔水而陣賊修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  
常銜之普賢昔爲深統軍及在交津深傳人論之普賢乃有降意

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修禮  
而自立榮以新得大眾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眾北轉榮  
東攻章武王融戰敗於白牛還深遂退走趣定州聞刺史楊津疑  
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二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人  
臂肩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謀不  
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叫譟追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  
賊遊騎乃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內惡之乃害  
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孝  
莊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爲侍中  
後行司州牧時齊神武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啟超拜太尉公薨贈  
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

甲子光武尚書郎中未遊道後乃私出爲冀州竊而馮去遊道  
大致紛紜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

者兩非之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湛  
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啟原之復其爵土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太武暴崩中常侍宗  
愛矯皇太后令迎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元爲永平余自以非次  
而立厚遺羣下取悅於眾爲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  
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  
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內外憚之余疑愛變謀奪其權愛因余祭廟  
夜殺余文盛葬以王禮謚曰隱

論曰梟獍爲物天實生之觀夫元紹所懷蓋亦特鍾沴氣平陽以  
降並多天促英才武略未顯高年靖簡二王爲時稱首鑿既有聲  
渾亦見器霄繼荷遇太和之日名位豈妄及哉又階緣寵私遂亂



天下殺身全祀固為幸焉樂平樂安俱以將領自效竟以憂迫而  
逝驗克終之為鮮莊王才力智謀一時之傑與夫建寧新興不同  
日也太武之子秦晉才賢而翰之遇酷倚伏豈可量矣臨淮之後  
或為盛德廣陽之世嘉實為美深之闕惡於元徽所謂盜憎之義  
余之見殺不其晚歟

北史卷十七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城  
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大  
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  
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  
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  
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文成即位景穆官人有子者  
並號為椒房

列傳第五

景穆十二王上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後為內都大官薨謚曰幽長子安壽襲  
爵孝文後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北討詔徵

赴京勗以戰伐之事對曰當仰仗廟算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遣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陸叡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為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宣武景明六年薨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胤明帝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頤弟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合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疋乎其為帝所重

李宋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

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具子暢字叔暢從孝武帝入關拜鴻臚封博陵王大統三年東討沒於陣敏嗜酒多費家為之貧其壻柱國乙弗貴大將軍大利稽祐宗即散盡而帝不之責貴後遂絕之位同三司改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余朱榮以融為直閣將軍及余朱兆入洛融逃人間後從孝武入關封魏興王位侍郎殿中尚書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為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畧畧壽安

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論者輕之欽曾託青州人高僧  
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  
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  
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  
假黃鉞太師太尉公子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  
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帝入關不及從駕後赴長  
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笑謔好酒愛士縉紳歸之賓客常滿  
終日無倦性又寬慈敦睦親族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群從子弟晝  
夜講讀并給衣食與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  
運漸移深自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爲公復姓拓拔氏未幾卒子  
賀襲

性沈雅善於綴按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稱  
獻文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孝文孝文卽位拜侍中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子太興襲拜長安鎮大  
將以贖貨削除官爵後除秘書監還復前爵改封西河轉守衛尉  
卿初太興遇患請諸沙門行道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病愈名  
曰散生齋及齋後僧皆四散有一沙門方云乞齋餘食太興戲之  
曰齋食旣盡唯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斗羊脚一隻  
食盡猶言不飽及辭出後酒肉俱在出門追之無所見太興遂佛  
前乞願向者之師當非俗人若此病得差卽捨王爵入道未幾便  
愈遂請爲沙門表十餘上乃見許時孝文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  
四月八日爲之下髮施帛二千疋旣爲沙門名僧懿居嵩山太和  
二十二年終子昂字伯暉襲薨昂子綜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

尉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傅司徒公諡曰文綜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弟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卽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旣失妻子乃娶故余朱天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叔袁紇氏自洛陽間行至也列遂徙居異宅久之有好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屍而厚葬以代焉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二子齊種奉叔袁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薨仲景中景以列尚在恐妻于漏之乃謀殺袁紇紇先覺復欲陰害列列謂從奴曰若袁紇殺我必投我廁中我告丞相與或不死若不理首愆猶埋我好地爾爲我告之奴遂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詔笞仲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而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笞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通焉後周文帝以其歷任有令名且杖策追駕乃奏復官爵也列袁紇於是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多內亂後就州賜死仲景弟暹字叔照孝莊初除南兗州刺史在州好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累遷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爲反覆暹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涼州刺史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一臺符誣諸豪等云欲加賞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沒自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尚書事薨贈太師錄尚書

子冲襲無子國絕太興弟遙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孝文南征賜爵饒陽男宣武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所厭不許明帝初累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時冀州沙門法慶既爲祇幻遂說勃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爲事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麟討之敗於煮棗城伯麟戰沒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詔以遙爲使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討破之禽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法慶傳首京師戮於都市初遙大功昆弟皆是景穆之孫至明帝而本服絕故除遙等屬籍遙也曰編開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有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總服籍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茲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皇所以變茲事條爲此別制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二千疋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殷勤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已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苟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諸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列土而封謂之曰侯至於魏晉莫不廣胙河山稱之曰公者蓋惡其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踈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

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今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儻然已及其諸封者身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遇密之中便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遙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公遙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爲名不以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公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畧庫莫奚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飲遂簡輕騎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公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贖貨賜死國除長子彌字邕明剛正有文學

遂奪彌王爵橫授同母兄子誕於是彌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宣

武徵爲侍中彌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彌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彌覺卽加暉業終如其言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子史亦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啗一日三羊三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通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錄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

陽於宮門外罵元詔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  
 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亦詎得幾時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  
 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沈其屍暉業弟  
 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莊帝將幸洛南昭業立於閭闔門外  
 叩馬諫帝避之而過後勞勉之位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  
 大夫卒謚曰文侯鬱弟偃位大中大夫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  
 以貪汙賜死爵除詔以誕偃正妃子立為嫡孫特聽紹封累遷齊  
 州刺史在州貪暴大為人患牛馬騾驢無不逼奪家之奴隸悉迫  
 取良人為婦有沙門為誕採藥還見誕問外消息對曰唯聞王貪  
 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萬家吾至來一家未得三十錢何得言貪  
 後為御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薨謚靜王子撫字伯懿襲莊帝

遷光祿勳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各王法智推州主簿呂苟兒

為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眾自稱  
 王號聖明元年以麗為使持節都督與楊椿討之苟兒率眾十餘  
 萬屯孤山別據諸險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便進軍永洛賊徒  
 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苟兒于孤山乘勝追掩獲其  
 父母妻子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苟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  
 罪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宣武嘉其功詔有司不聽  
 追檢拜雍州刺史為政嚴酷吏人患之其妻崔氏誕一男麗遂出  
 州獄囚死及徒流案未申臺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入為尚書  
 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殺戮無理枉濫非一又大殺道人對曰  
 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人亦復何多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  
 納諸隍况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麗脫冠謝賜坐卒謚曰威子顯

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司徒崔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  
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  
顯和與戰被禽執手命與連坐顯和曰顯和與阿翁同源別派皆  
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  
猶欲慰喻顯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  
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後爲內都大官孝文初殿中尚書胡莫  
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大納財貨衆怒殺莫  
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敕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  
雲討之前鋒敕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敕勒色動恐有變今  
不設備將爲所圖雲不從敕勒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累遷懷朔

王禮謚曰靈王子暹字首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威暹子慶和東

豫州刺史爲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武以爲北道總督魏王至項  
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  
徙合浦暹弟汎字普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  
相率逐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陰  
遇害汎弟脩義字壽安頗有文才自元士稍遷齊州刺史脩義以  
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不許聽隨便立解字修義乃移東城  
爲政寬和遷秦州刺史明帝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  
賜葬陵域靈太后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  
在州多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唯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  
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黨郡缺居遂求之脩義私  
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大眾呼



天唱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京師白劫此非大賊乎脩義失色居行罵而出後欲邀車駕論脩義罪狀左僕射蕭寶夤喻之乃止二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州事爲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沒賊東至黑水更遣蕭寶夤討之以脩義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謚曰文子均位給事黃門侍郎後入西魏封安昌王位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謚曰平子則字孝規襲爵位義州刺史仕周爲小冢宰江陵總管子文都性梗直仕周爲右侍上士隋開皇初授內史舍人煬帝卽位累遷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甚有當時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旣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乃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世克不悅文都知之陰有誅世克計侗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克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誅之文都遂懷奏入殿有人以告世克世克馳還舍嘉城至夜難作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盛遣其所署將軍黃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世克令左右亂斬之諸子竝見害則弟矩字孝矩西魏時襲祖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季曰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爲兄則所遏乃止後周文爲兄子晉公護娶其妹爲妻情好甚密及護

誅坐徙蜀後拜司憲大夫隋文帝重其門地娶其女爲房陵王妃  
及爲丞相拜少冢宰位柱國賜爵洵陽郡公及房陵立爲皇太子  
立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拜壽州總管時陳將任蠻奴等屢  
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江上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  
轉涇州刺史卒于官謚曰簡子無竭嗣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  
幹用開皇中歷左領左右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雅弟  
褒字孝整少有成人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愛養善事諸兄諸  
兄議欲別居褒泣諫不從家素富多金寶褒一無所受脫身而出  
仕周位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從韋孝寬平尉遲迴以功拜柱  
國進封河間郡公隋開皇中拜原州總管有商人爲賊劫其人疑  
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寃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  
使與褒俱請京師遂坐免官其盜尋發他所上謂曰何至自  
誣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臣罪一也百姓爲人所謗不付法  
司懸卽放免臣罪二也無顧形迹至今爲物所疑臣罪三也臣有  
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繼橫  
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煬帝卽位拜齊  
郡太守及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  
褒杖之掾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所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  
日死坐免官卒於家

樂良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  
憂薨謚曰厲王子康王樂平襲薨子長命襲坐殺人賜死國除子  
忠明帝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汎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  
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

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儼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王第五子匡後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孝文器之謂曰叔父必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成克終之美宣武卽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僚微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皓褰裳將上匡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蹇宣武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旣忤皓懼爲所害廉慎自修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爲太宗正卿河南邑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爲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婦之號竊以爲疑詔曰夫貴於朝妻榮

也理與已齊可從如例自是三藩王妻名號始定後除度支尚書

匡表引樂陵章武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絕之義時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聽事意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切諫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大常卿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匡曰自金行失御群僞競興禮壞樂崩彛倫攸斃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輒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鍾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旣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鮮

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詔書以黍刊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於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黃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頗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一尺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駁未卽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踰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匡與肇厲言都坐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噉競無復彝序匡更表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

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經案古者卽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天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前謂可行輒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別足內朝抱璞人外囂言肆意彰於朝野然匡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關一言見芳成事方出此語計芳才學與匡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虛譽况匡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別造及案權銘黃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僞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卽變

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  
既比之權然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  
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虛端妄為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已  
製臣案此欺詐乃在於匡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鐘  
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  
而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為造鐘律調  
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匡未共爭已有此  
牒豈為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群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  
亦俱見先朝詔書以黍成寸首尾歷然寧有輒欲自取之理肇任  
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權阿黨詐託先詔將  
指鹿化馬徙日移天卽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匡既誣  
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匡誣肇處匡死刑宜武愆死降  
為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為兗州刺史匡臨發帝引見於東堂  
勞勉之匡猶以尺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前雖為南臺所彈然猶  
許更議若議之日願聽臣蹇赴帝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其  
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也兗州既所  
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明帝初入為御史中尉匡嚴於彈  
糾始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違其糾惡之心又  
慮匡辭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軍後加鎮東將軍匡屢請更權  
衡不已於是詔曰謹權審度自昔令典定章革曆徃代良規匡宗  
室賢亮留心既久可令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  
籥不舛又詔曰故廣平殤王洛侯體自恭宗茂年薨殞國除祀廢  
不祀忽諸匡親同若子私繼久歲宜樹維城永茲磐石可特襲王

爵封東平郡王匡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以爲晉中書監荀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釐畧同侍中崔光得古象尺於時亦準議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叡明下燭不刊之式事難變改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詔從之匡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內遂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脩事將與澄相攻澄頗知之後將赴省與匡逢遇駟宰相搃朝野駭愕澄因是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爲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第四子獻襲薨子祖育襲武定初墜

列傳第六

景穆十二王下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絕聲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獻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收時譽及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賀又進以爲不可願思任城之言東陽公元丕等進曰皇太子雖聖德夙彰然實冲幼陛下欲隆獨善其若宗廟何帝曰儲宮正統群公相之有何不可於是傳位孝文後蠕蠕犯塞雲爲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之馬初不見武頭楯若令此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命敕勒首領執手勞遣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

前大破之獲其兇首後仇池氏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獻文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為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再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石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勸勵遷長安鎮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却豪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塋勿受贈祿諸子奉其旨謚曰康陪塋雲中之金陵長子澄字道鏡少好學美鬢髮年止言辭清辯響若縣鍾康王薨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誠厲之命我不妄談也澄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為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負命我不妄談也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隣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為魏子產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後書令齊庾革來朝見澄音韻適雅風儀秀逸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家人之禮帝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命澄為七言連韻與孝文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齊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謀親令龜卜易筮南代之事其兆遇革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革君臣之命湯武得

徐州刺史雲討仇池氏獲其首後仇池氏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獻文不許雲悲號動疾乃許之性善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為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再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於是合州請戶輸絹五石粟五升以報雲恩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勸勵遷長安鎮廉謹自脩留心庶獄挫却豪強劫盜止息州人頌之者千餘人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塋勿受贈祿諸子奉其旨謚曰康陪塋雲中之金陵長子澄字道鏡少好學美鬢髮年止言辭清辯響若縣鍾康王薨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誠厲之命我不妄談也澄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為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負命我不妄談也澄曰昔鄭子產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攝於強隣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式合今權道帝方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為魏子產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後書令齊庾革來朝見澄音韻適雅風儀秀逸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逮玄孫之胄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家人之禮帝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命澄為七言連韻與孝文往復賭賽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帝外示南討意在謀遷齊於明堂左个詔太常卿王謀親令龜卜易筮南代之事其兆遇革澄進曰易言革者更也將欲革君臣之命湯武得

之爲吉陛下帝有天下今日卜征不得云革命未可全爲吉也帝  
厲聲曰此象云大人武變何言不吉也車駕還宮便召澄未及升  
階遙謂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言沮我大  
計故厲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  
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峻函帝宅河洛王里  
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城意以爲何如澄深贊成其事帝曰任城  
便是我之子房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車  
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澄馳驛向北問彼百司論擇可否曰近  
論革今真所謂革也澄既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今  
古徐以曉之衆乃開伏遂南馳還報會車駕於滑臺帝大悅曰若  
非任城朕事業不得就也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車駕自代北  
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  
路左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  
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  
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齊明帝既廢弒  
自立其雍州刺史曹武請以襄陽內附車駕將自赴之引澄及咸  
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沖等議之禧等或  
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衆人意見不等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  
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坐聽長者從之於是  
帝往復數交駕遂南征不從澄及李沖等言後從征至縣瓠以疾  
篤還京車駕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帝曰此堂成來未與  
王公行宴樂之禮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



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之洗煩池帝曰此池亦有嘉魚澄曰所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疑閣堂帝曰此堂取夫子閑居之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李冲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坐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冲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敢辭元凱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同宗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何得默念德音卽命黃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冲再拜上千萬歲壽帝曰卿等以燭至致辭復獻於萬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乃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後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泰任州刺史又受澄節制武竹使符御使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雁門遺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卽禽泰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獻安樂侯元隆等百餘人並獄禁具狀表聞帝覽表乃大悅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能辨此也車駕尋幸平城勞澄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帝謂左右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助供軍資詔受其半帝復幸鄴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尚書何爲不察澄曰著者猶少帝曰任城欲令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又曰王者不降佐於蒼昊拔才而用之朕失於舉人任一群婦女輩當更銓簡耳任城在省爲舉天下綱維爲當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而已帝曰如此便一令史足矣何待任城尋除

尚書左僕射從駕南伐孝文崩受顧命宣武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齊國為叛逆澄信之乃表肅將叛輒下禁止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除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上表請修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先是朝議有南伐之計以蕭寶夤為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為江州刺史成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澄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澄總勒大眾駱驛相接所在克捷詔書褒美既而遇雨淮水暴長澄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人澄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奪其開府又降三階轉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初百姓每有橫調恒煩苦之前後牧守未能蠲除澄多所省

衣者禁不聽造百姓欣賴焉母孟太妃薨居喪過毀當世稱之服

闕除太子太保時高肇當朝猜忌賢戚澄為肇間構常恐不全乃終日昏飲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為狂宣武夜崩時事倉卒高肇擁兵於外明帝沖幼朝野不安澄雖踈斥而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為尚書令於是眾心欣服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欲太后覽之思勸誠之益又奏利國濟人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宜興學校以明黜陟之法三曰宜興滅繼絕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人任人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人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亡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徃七日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戶復徵租調無以

堪濟今請免之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戶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武賁邊方有事蹙可赴戰常戍宜遣蕃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百寮議之事有同否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尋以疾患表求解任不許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闕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不從後賊虜入寇至於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犯逼山陵如澄所慮澄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發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匹輸

又奏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楊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錄事姚敬

賢雖因公事理實未盡何者若昭等狀彰死罪以定應刑於都市與衆棄之如其疑似不分情理未究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輕絕人命傷理敗法往年在州於大市鞭殺五人及檢贓狀全無寸尺今復酷害一至於此朝野云云咸懷驚愕若生殺在下虐專於臣人君之權安所復用請以見事付廷尉推究驗其為劫之狀察其拷殺之理詔從之澄當官無所回避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綱貫西域厭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克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廐以成君子大哉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以為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勳妄階皆

有處別若一處有風謠卽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殊不同偽情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事窮革世之尤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慎也靈太后納之乃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官未見綴金蟬於象珥極黷貂於鬢髮江南僞晉穆何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乃衰亂之世祆妄之服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至陰而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二絕因是劉裕所以篡逆禮容舉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時太后銳於興繕在京師則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工費不少外州各造五級佛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百姓疲於土木之功金銀之價爲之踊上削奪百官祿力費其意欲兼山資左右引參預澄亦盡心匡輔事有不便於人者必於諫諍殷勤不已內外咸敬憚之二年靈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慟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歔當時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彘襲彘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又專權而彘恥於託附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彘庶長兄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余十六通杜氏春秋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蹇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

永歎吒詠虛室宣武時上魏道頌文多不載起家為給事中時高  
 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懷刺詣肇門門者以其年少荅  
 云在坐大有貴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  
 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愕而順辭吐傲然若無所  
 覩肇謂眾賓曰此兒豪氣尚介況其父乎及去肇加敬送之澄聞  
 之大怒杖之數十後拜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嘔血身自負  
 土時年二十五便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人以為孝思所  
 致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時領軍元叉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  
 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又又謂順曰卿何得聊不見我順正  
 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以至公為心舉士報國如  
 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鯁言正議曾不

何者者為國用擇又心疑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事  
 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殺生由已自言天曆應在我躬何得復有  
 朝廷又彌忿憚之轉齊州刺史順自負有才不得居內每懷鬱快  
 形於言色遂縱酒自娛不親政事又解領軍徵為給事黃門侍郎  
 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  
 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叉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  
 方得改葬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看中山家葬非唯  
 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庶見一家十喪皆為青旄莫不酸泣又妻  
 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叉之罪使  
 天下懷冤太后默然不語就德興於營州反使尚書盧同往討之  
 大敗而還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  
 紹頗欲為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

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敢復言靈太后頗  
事粧飾數出遊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  
珥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世靈  
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  
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順  
才名偏相賞納而廣陽王深通徽妻子氏大爲嫌隙及深自定州  
被徵入爲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爲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爲深  
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爲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  
辭於西遊園徽紇侍側順指謂靈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  
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因抗聲叱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  
爲机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彝倫遂振衣而起靈太后嘿而  
不言時趙倫順文順託之功贈任城王彝邑二千戶又折彝邑五  
百以封順爲東門公順疾微等間之遂爲蒼蠅賦屬疾在家杜  
絕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  
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  
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懷謝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爲北宮幸臣僕  
射李思冲尚與王洛誠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爲  
之震動而順安然自得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  
侂起侂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卽哽塞涕泗交流久而不能言  
遂令換之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  
廷尉評頻煩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聞之  
大怒昧爽坐都聽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日  
高方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  
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

鬢俱張仰面看屋憤氣奔湧長歎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官殿下既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有恒規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錄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理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未聞有別旨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笑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忿恨遂起呼順入室與之極飲順之亢毅不撓皆此類也後兼左僕射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斂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

莊帝怪其聲散傳以狀對莊帝刺侍中元祖曰宗室喪亡非一不

可周瞻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匹餘不得爲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烈初帝在藩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上日月俱破復翳諸星天地盡闇俄而雲消霧散便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淨云長樂王日尋見莊帝從闔闔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謁帝唯順集書省步廊西槐樹下脫衣冠臥既寤告元暉業曰吾昨夜夢於我殊自不佳說夢因解之曰黑雲氣之惡者是北方之色終當必有北敵以亂京師害二宮殘毀百寮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也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昔劉曜破晉室以爲羈縻臺前途之事得無此乎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下今夢其兒爲天子積德必報此必然矣但恨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

但恨我不見之何者我夢臥槐樹下槐字木傍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此寧不死乎然亡後乃得三公贈耳皆如其夢順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並多亡失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位司徒屬天平中為奴所害贈尚書右僕射順弟紀字子綱隨孝武入關中位尚書左僕射華山郡王澄弟嵩字道岳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帝聞而大怒詔曰嵩大司馬薨殂甫爾便以鷹鷂自娛有如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捐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後兼武衛將軍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眾拒戰嵩身帶三仗免胄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悅曰任城王大有福德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

唐原帝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易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

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宣武即位為揚州刺史威名大振後并妻穆氏為蒼頭李太伯等所害諡曰剛侯第二子世儁頗有幹用而無行業襲爵孝莊時遷吏部尚書余朱兆寇京師詔世儁以本官為都督守河橋及兆至河世儁初無拒守意便隔岸遙拜遂將船五艘迎兆軍兆因得入京都破殘皆世儁之罪時論疾之尤為余朱世隆所昵孝武初改封武陽縣子世儁居邈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為中尉彈糾坐免官孝靜時位尚書令世儁輕薄好去就興和中薨贈太尉諡曰躁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孝文時累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楨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其庭前帝聞其致感賜



帛千匹以褒美之徵赴講武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公孝行著於私庭令聞彰於邦國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所宜慎者略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孝文以楨孝養聞名內外特加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網終身以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爲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餞楨於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者並可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帝送楨下階流涕而別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鄴上日暴雨大風凍死者數十人楨又以早祈雨于群神鄴城有石季龍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諡曰惠及相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薨

時爲梁州刺史帝南伐爲漢中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英以大

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追討帝許之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宣武卽位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尋詔英率衆南討大破梁曹景宗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恭憂死三關戍棄城而走初孝文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及爲陳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宣武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旣而梁入寇肥梁詔英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斬梁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梁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梁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東走凡收米四十萬石英追奔至馬頭梁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以師行已久命英爲振旅之意英表期至二月將末三月初理在必

北史十八  
剋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  
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願聞朝廷特開遠畧少復賜  
寬假以日月無使為山之功中途而廢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  
將狼狽奔退士衆沒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  
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為百姓  
後京兆王愉反復英王封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  
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郢州中從事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  
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梁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縣瓠人白  
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苟兒率衆守縣瓠  
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為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  
南將軍出自汝南帝以邢辯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  
南南而南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剋一關  
而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卽黃石  
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也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  
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華身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凡禽其大  
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備是還朝除尚書  
僕射薨贈司徒公謚獻武王英子熙字貞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  
著於世然輕躁浮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略  
略固請乃止累遷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中  
驟遷後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上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  
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  
弟並為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又隔絕二宮矯詔殺懌乃起  
兵討之熙起兵甫十日為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

孝怡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又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  
 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不絕至於  
 熙死熙既藩王加有文學風氣甚高始鎮鄴知友才學之士袁翻  
 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及將  
 死復與知故書恨志意不遂時人矜之又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  
 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  
 任城家熙夢中領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  
 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熙兄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  
 會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為功狀又于忠  
 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世以為冤及  
 熙之禍識者以為有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公謚曰文莊王  
 馬始賓始賓便為狹後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粟法光  
 家法光素敦信義折而納之略舊識刁雙時為西河太守略復歸  
 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潛遁江左梁武甚禮敬之封中  
 山王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梁乃以略為大  
 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尋徵略與法僧同還略雖在江南自以  
 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為人與法僧言未嘗一笑梁  
 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其豫章王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  
 馬祖暉將士五千人悉見禽虜明帝敕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  
 徵略梁乃備禮遣之明帝詔光祿大夫刁雙境首勞問除略侍中  
 義陽王還達石人驛心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迎之近  
 郊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候粟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  
 刁雙西兗州刺史略所經一食一宿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

後為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唯具臣而已余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加贈太保司空公謚曰文貞英弟怡位鄴善鎮將在鎮貪暴為有司所糾逃免卒莊帝初以余朱榮婦兄贈太尉扶風王子肅封魯郡王肅弟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莊帝初封長廣王余朱榮死世隆等推曄為主年號建明尋為世隆廢節閔立封為東海王孝武初被殺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位沃野鎮都大將甚有威名薨謚康王子鸞襲鸞字宣明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藝稱頗為北都大將孝文初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與安南將軍盧陽烏李佐攻赭陽刺史鸞愛樂佛道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大為土木之勞公私費擾

頗為人患宣武聞之詔奪祿一周薨謚懷王子徽字顯順粗涉文史頗有吏才宣武時襲封為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時譽明帝時為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安業者少徽輒開倉振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人災弊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人困也先給後奏明帝嘉之加安北將軍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為郡群胡自相戒勿得侵擾隣州汾肆之人多來詣徽投訴願得口判除秦州刺史還都吏人泣涕攀車不能自已徽車馬羸弊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改授度支尚書兼吏部尚書尋為正徽以選舉法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乖舊體但行之日久難以頓革以德同者盡年勞等者進德于時稱為中平除侍中餘官如故徽表乞守一官天下士子莫不

歎息咸曰城陽離選貧者後何所希怨嗟之聲俄然上徹遂令兼  
吏部尚書累遷尚書令時靈太后專制朝綱頽褻徽既居寵任無  
所匡弼與鄭儼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內多猜忌睚眦之忿必  
思報復識者疾之又不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深姦通及  
深受任軍府每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  
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之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  
還宮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  
二萬戶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徽為莊帝親待內懼余朱榮等故  
有此辭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  
李或帝之姊婿徽性佞媚善白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寵莫與  
比焉遂與或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斛  
徽本意謂榮死後  
校葉散亡及余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算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  
妬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  
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惜財用於時有所賞錫咸出  
薄少或多而中減與而復追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贊成太府  
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多不採  
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余朱兆之人禁  
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  
走山南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為安乃怖徽云官捕將  
至今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余朱兆孝武初贈使持節  
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獻子延襲爵齊受禪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曰敬無  
子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為後彬字豹兒勇健有將用為

夏州刺史以貪恠削封後除汾州刺史胡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彬請兵二萬帝大怒曰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卒贈散騎常侍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性通率有豪氣宣武初復先爵累遷河南尹融性尤貪欲恣情聚斂爲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後賊帥鮮于修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承業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深等共討修禮師度交津葛榮殺修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於陣見殺贈司空公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公加前後部鼓吹謚莊武子景哲襲景哲弟朗卽廢帝也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謚曰康無子獻文詔胡兒

兄沙陁王天賜之二子承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孝文帝時爲鎮北大將軍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削封爲庶人太和末復王封薨謚密王子景畧襲位幽州刺史薨謚惠王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少聰敏爲外都大官斷獄有稱車駕南伐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徇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帝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帝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帝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于路及薨至殯車駕三臨帝至其門改服殯衰素弁加經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謚曰靖王詔贈假黃鉞加羽葆鼓吹悉準三老尉元之儀帝親送出郭慟哭而返諸

王恩禮莫比宣武世配饗廟庭次子燮襲拜太中大夫除華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爲戎落竊以馮翊古城實惟西藩奧府面華渭包原澤井淺地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薨於州贈朔州刺史子超字化生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後復本封余朱榮入洛避難見害超弟琰字伏寶大統中封宋安王薨謚曰懿子景山

景山字實岳少有器局幹畧過人周閔帝時以軍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大將軍平原郡公亳州總管法令明肅賊盜屏迹部內大清徵爲候正官子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

破之以功拜亳州總管字文亮反以輕兵襲孝寬寬爲亮所薄景山擊

文冑與迴通謀陰以書諷景山景山執使封書詣相府進位上大將軍以軍功遷安州總管進柱國隋文帝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爲行軍元帥出漢口將濟江會陳宣帝殂有詔班師景山大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後數載坐事免卒于家贈梁州總管諡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爲秦王庫直大業中爲西平郡通守燮弟願平清狂無行宣武初爲給事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帝以戚近不忍致之法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帝崩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不悛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離禁還家付宗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保其妻王氏於其男女前又強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尉侯剛案以不道處絞刑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卒

論曰平陽諸子熙乃忠壯京兆之胤綜實有聲匡之譽直有足稱  
矣當獻文將禪可謂國之大節康王毅然廷諍德音孔昭一言興  
邦斯之謂歟文宣貞固俊遠鬱爲宗傑身用累朝寧濟夷險社稷  
是任其梁棟之望乎順塞誇倣有汲黯之風不用於時橫招非  
命惜矣嵩有行陣之氣雋乃裂寇之徒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  
英將帥之用著聲於時熙畧兄弟早播人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  
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  
智矯情外諂內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  
樂陵蓋不足數靖王聽斷威重見稱於太和美矣

列傳第七

文成五王

獻文六王

孝文六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  
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  
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疑重獻  
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頓辱衣冠多不奉法  
百姓詣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謀不  
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子詮字搜賢襲宣武初爲涼



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豐遣使觀詮動靜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以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子鑿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攻信都鑿既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鑿斬首傳洛詔改姓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鑿王爵贈司空鑿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鑿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孝武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謚武襄

廣川王畧延興二年封立中都大官性明敏鞠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謚曰莊子諱字仲和襲十九年薨謚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

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自漢已降多無此禮庶仰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親王有朞親者爲之三臨大功親者爲之再臨小功總麻爲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者欲於大斂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總衰而弔既殯之總麻理在無疑大斂之臨當否何如爲須撫柩於始喪爲應盡哀於闔柩黃門侍郎崔光宋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聰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方遵前軌臣等以爲若朞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旣以情降宜從始喪大斂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旣臨之後受慰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不光等議曰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

親撫視群臣從駕臣等議以爲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旣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諧將大斂帝素委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芒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尸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帝親臨送之子靈道襲卒謚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立元太和五年封位中郎大官簡母且渠收建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內都大官孝文嘗與簡俱朝文明太后皇

信堂簡居帝之右行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薨時孝文不豫詔曰叔父薨背痛慕摧絕不自勝任但虛頓牀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王宣武時改謚曰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爲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

皇后妹琛憑恃内外在州貪恠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  
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敘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  
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巨萬  
計騰爲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  
東益南秦二州氏反詔琛爲行臺仍克都督還攝州事旣總軍省  
求慾無厭進討氏羌大被摧破内侍劉騰無所畏憚爲中尉彈糾  
會赦除名尋復王爵後討鮮于修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  
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爲鎮都大將營州刺史  
猛寬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匡子延  
明襲宣武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饑延明乃減家財以拯宿  
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文學令望有名  
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  
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敕監金石事  
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  
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  
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士遠近歸之綜旣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  
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彫弊延  
明招携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延  
明受顥委寄顥敗奔梁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孝武初贈太保王  
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詠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畧詩  
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算圖又集

器準九篇別爲之注皆行於世矣孫長孫儒孝靜時襲祖爵

獻文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韓貴人  
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慧王羽潘貴人生  
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詳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  
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靜所別置學選忠信博聞之士爲之師傳  
匠以成之孝文以諸弟典三都職謂禧曰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都  
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  
文明太后亦致誠勗出爲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孝文餞於南郊  
又以濟陽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告禧因以誠之後禧朝京師詔  
以廷尉卿李冲爲禧師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禧取

壬戌王隸戶爲之深爲帝責帝以諸王婚多猥濫於是爲禧聘故

魏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婢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廣陵  
王羽婢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潁川王雍婢故中書博士  
范陽盧神寶女始平王勰婢廷尉卿隴西李冲女北海王詳婢吏  
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  
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畫野由君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詔以  
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邑食二千孝文引見朝臣  
詔斷北語一從正音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  
容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  
爲當降爵黜官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  
朕嘗與李冲論此冲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卽爲正矣  
何必改舊從新冲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冲曰卿實負社稷冲免  
冠陳謝又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何爲

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舛違之罪實合處刑  
 孝文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奮臂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  
 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從言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  
 帝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李冲曰元弟禧戚連皇極且長兼太  
 尉以和飪鼎朕恒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彼已之刺今幸其宅徒  
 屈二賓良以為愧帝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  
 貪每加切誠而終不改操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受遺輔政  
 雖為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簡娉  
 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恪比  
 纏尪疾實憑諸父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進位  
 太保領太尉帝既寬政禧意不安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黃門侍郎  
 李伯尚謀反帝時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墻眾  
 情沮異禧心因綴目且達瞞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直寢符承  
 祖薛魏孫與禧將害帝是日帝息於芒山止浮圖陰下少時睡臥  
 魏孫便欲赴廷承祖私言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癩魏孫  
 且止帝尋覺悟俄有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  
 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其齋帥劉小苟奉啟云檢行田牧小苟至芒  
 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言欲告反乃緩之禧是  
 夜宿於洪池不知事露其夜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  
 右從禧者唯兼防閣尹龍武禧憂迫謂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  
 釋毒悶龍武歛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賊不入  
 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為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  
 龍武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柏塢顧謂龍武曰汝可勉心作與太尉  
 公同死計龍武曰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生俄而禧被禽送華林

都亭著千斤鎖格龍武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敕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孝文觀台宿有逆謀氣言於禧曰玄象變汝終爲逆謀會無所成但受惡而已至此果如言禧臨盡畏迫喪志乃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愛妾公主哭且罵之言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致今日之事何復屬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第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資高肇趙修二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多百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宮人爲之歌曰可憐成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弦管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內太守陸瑋家初父不許入與二弟昌聘亦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諸子並聽通通情既開禧收乃殺之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入與二弟昌聘亦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諸子並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所出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梁武甚重之封爲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梁武不許後爲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翼謀舉州入國爲梁武所殺翼弟樹字秀和一家獨立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畧位宗正卿後亦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爲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爲將領窺覲邊服余朱榮之害百官也樹時爲郢州刺史請討榮梁武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鵠爲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說之樹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殺白馬爲盟樹恃誓不爲戰備與杜德別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歔初發梁覩其愛

妹玉兒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驚不絕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子鶴尋爲達野拔所殺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求隨聘使崔長謙赴鄴葬樹梁武許之詔贈樹太師司徒尚書令貞既葬還江南位太子舍人及侯景南奔梁武以貞爲咸陽王送景使爲魏主未幾景反暉字世茂梁封爲桑乾王卒於南坦一名穆字延和傲很凶麤因飲醉之際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爲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爲驢王禕誅

後坦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曰王才非荀蔡中歲屢

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禕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爲彭城王勰所收養故有此言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既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以法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我往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求活而已豈望榮華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署背雖偉善無可稱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後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師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出爲冀州刺史專復聚斂每百姓納賦除常別先責絹五匹然後爲受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鷹犬常數百頭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大傅齊天保初進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

司坐子世寶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因酒醉誹謗妄說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位大將軍孝文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誠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陽烏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州刺史帝親餞於郊誠曰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也詔以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尚書曲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闇於政理律外重刑並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政典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

會通於尚書下舍屏左右誠之而幹然不以爲意彪表彈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及至密使左右察其意色

無有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薨謚曰靈王陪葬長陵子謚襲封幹妃穆氏表謚及謚母趙等悖禮愆常詔曰妾於女君猶婦人事姑舅妾子於君母禮加如子之恭何得黷我風猷可付宗正依禮正罪謚在母喪聽聲飲戲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後爲岐州刺史謚性暴虐明帝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師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謚聞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間謚召近州人夫閉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人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謚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罽馳驛喻之城人既見罽至開門謝罪乃

罽謚州陔大言是船遷幽州刺史謚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



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車駕出拜圓丘謚與妃乘赤馬犯  
鹵簿爲御史所彈靈太后特不問薨高陽王雍幹之母弟敬論謚  
贈假侍中司州牧謚貞景謚兄諶字興伯性平和位都官尚書余  
朱榮之入洛陽啟莊帝欲遷都晉陽帝以問諶爭之以爲不可榮  
怒曰何關君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應之諶曰天下事天下論  
之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旣無益死復  
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諶其從弟世隆  
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顏色自若後數日帝與榮見宮闕壯  
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一昨愚志有遷京之意今見皇居壯觀亦  
何用去河洛而就晉陽臣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是以遷都議  
因罷永安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諶本年長應襲王封爲  
其父靈王愛其弟謚以爲世子莊帝詔復諶封趙郡王歷位司空  
大保大尉錄尚書事者前初拜大司馬薨 孝懿諶無他才識歷

位雖重時人忽之謚弟譚頗強立少爲宗室推敬卒於秦州刺史  
譚弟讞貪暴無禮位大中大夫封平鄉男河陰遇害

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爲外都大官羽少聰慧有  
斷獄之稱後罷三都以羽爲大理典決京師獄訟遷特進尚書右  
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  
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領廷尉卿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丕留守  
帝有愛諸弟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應門及令羽歸望其稱  
效故賜如意以表心十八年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  
歲終州鎮列牧守績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雖外有成  
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績  
行詔曰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爲

躁也今始維夏且待至秋後孝文臨朝堂考群臣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綵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帝又謂羽曰汝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著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令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觀叔父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能懃謹夙夜數辭以疾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恭懃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陽烏曰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常不以左史在意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羲受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罪應大辟但以事鐘叔翻故不能別致貶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適躡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脩今降爲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又謂諫議大夫李彥卿實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及中書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爲中第初孝文引陸叡元贊等前曰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遇不好文主卿等子弟不免面牆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任漢朝七葉知名亦不可得也帝大悅帝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親受人訟知廣陵之明了咸陽

三府曰曰身爲廣陵元明爲廣陵弟帝曰我爲汝兄汝爲羽昆汝

復何恨車駕南伐除開府青州刺史詔羽曰海服之寄故唯宗良  
唯酒唯田可不誠歟宣武卽位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內面授  
司徒請爲司空乃許之羽先滯員外郎馮俊興妻夜私遊爲俊興  
所擊積日秘匿薨於府宣武親臨哀贈司徒謚曰慧子恭襲是爲  
節閔帝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王後封淮  
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  
孝武入關中欣投託人使達長安爲太傅錄尚書事欣於中興宗  
室禮遇最隆自廣平諸王悉居其下又爲大宗師進大冢宰中軍  
大都督大統中爲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爲太傅再  
爲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遷大  
丞相薨謚曰容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所汲

引及齊左戚非長者爲世所鄙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儻不恒孝文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

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太和九年封潁川王或說雍待士  
以營聲譽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諸王用聲名何爲改封高陽後  
爲相州刺史帝誠曰爲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  
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是難宣武初遷冀州刺史雍在二  
州微有聲稱人拜司州牧帝時幸雍第皆盡家人禮遷司空轉太  
尉加侍中尋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明帝初詔雍入居太極西  
柏堂詔決大政給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  
尉公別敕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  
郭祚勸雍出之忠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  
事使黃門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殺雍以問侍中崔光拒之乃  
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志爲冀州刺史雍表暴忠罪陳已不能匡

正請返私門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勲不問其罪除雍侍中太師領  
司州牧雍表請王公已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  
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錦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  
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也詔雍乘  
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朝晡侍講明帝覽政詔雍乘  
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又詔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  
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內外與元又同決庶政歲祿粟至四萬  
石伎侍盈房榮貴之盛昆弟莫及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  
妹欲以爲妃宣武初以崔顯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  
延昌已後疎棄崔氏別房幽禁僅給衣食而已未幾崔暴薨多云  
雍毆殺也靈太后許賜其女伎未及送之雍遣其閹豎丁鵠自至  
宮內科簡四人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莊初於河陰

不爲時情所推自熙平以後朝政隳落及清河王懌之死元又專  
政天下大責歸焉嫡子泰字昌頗有時譽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  
害贈太尉公高陽王諡曰文子斌襲斌字善集歷位侍中尚書左  
僕射斌美儀貌性寬和居官重慎頗爲齊文襄愛賞齊天保初準  
例降爵爲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  
狼河以罪賜死

彭城王勰字彥和少而歧嶷姿性不群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  
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  
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文大奇之敏而耽學雅  
好屬文長直禁內參決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  
伐領宗子軍宿衛左右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帝升金

墉城顧見堂後桐竹曰鳳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竹並  
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皇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笑曰朕亦未  
望降之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下帝仰觀桐  
葉之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  
足敷歌詠遂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群臣應制詩至勰詩帝乃  
爲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令之  
舉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  
譽帝曰雖瑯瑑一字猶是玉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  
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勰表解侍中詔曰蟬貂之美待汝而  
光人乏之秋何容左退後從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傍有  
大松樹十數根時帝進織遂住而賦詩令示勰曰吾作詩雖不七  
亦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間令就也時勰去帝十步遂且行

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亦調責吾耳詔贈勰所生母潘氏爲彭城  
國太妃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帝南討漢陽假勰中軍大將軍加  
鼓吹一部勰以寵授頻頌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疎而兩並異同而  
建此旣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  
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異帝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  
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帝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  
謂群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冲蒙早登纓綬失過庭之訓並未習  
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許頃因酒醉坐脫  
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  
天子講禮臣得親承音旨千載一時從征河北除使持節都督南  
征諸軍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勰於是親勒大眾須臾有二大鳥

從南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爲人所獲總言於帝曰始有一鳥  
望旗顛仆臣謂大吉帝戲之曰鳥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畧也吾亦  
分其一耳此乃大善兵法咸說至明便大破崔慧景蕭衍其夜大  
雨帝曰昔聞國軍獲勝每逢雲雨今破新野南陽及摧此賊果降  
時潤誠哉斯言總對曰水德之應遠稱天心帝令總爲露布辭曰  
臣聞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  
爲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有人見者咸謂御筆帝曰汝所  
爲者人謂吾製非兄則弟誰能辨之總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  
又荷責於來今及至豫州帝爲家人書於總曰每欲立一宗師肅  
我元族汝親則宸極官乃中監風標才器實足軌範宗制之重捨  
汝誰寄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帝不豫總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  
務引之別所流涕執手祈請懇至左右見者莫不嗚咽及引入嘗便  
欲進藥總以帝神力虛弱唯令以食味消息總乃密爲壇於汝水  
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獻文爲帝請命乞以身代帝瘳損自懸  
瓠幸鄴總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其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  
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寮於宣極堂行飮至策勳之禮以總功爲群  
將之最尋以總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齊將陳顯達內  
寇帝復親討之詔總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時帝不豫  
總辭侍疾無暇更請一王總當軍要帝曰吾慮不濟安六軍保社  
稷者捨汝而誰帝至馬圈疾甚謂總曰今吾當成不濟霍子孟以  
異姓受付況親賢不可不勉也總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  
況臣託靈先皇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膺每跨時要此乃  
周旦遁逃成王疑惑臣非所以辭勤請免正欲仰成陛下日鏡之

明下令愚臣獲避退之福帝久之曰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  
詔宣武曰汝第六父勰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懽榮捨紱以松竹  
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携道趣每請朝纓恬真丘壑吾以長兄之重  
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  
冕遂其冲挹之性也帝崩于行宮遺祕喪事獨與右僕射任城王  
澄及左右數人爲計奉遷於安車中勰等出入如平常視疾進膳  
可決外奏累日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廳事得加斂襯還載臥  
輿六軍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宮  
至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卽位勰跪授遺敕數紙咸陽王禧疑勰  
爲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  
勰恨之對曰兄讖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蛇騎武不覺艱難  
喜相致琅梧後解耳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親侍醫藥夙夜不離  
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帝昇  
遐齊將陳顯達奔道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逼迫勰內雖悲慟外  
示含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  
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芥之過勰上謚議協時肇享曰  
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上尊號爲孝文  
皇帝廟號高祖陵曰長陵帝從之旣葬帝固以勰爲宰輔勰頻口  
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頻表懇切帝難違遺敕  
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爲都督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帝不  
許乃述職帝與勰書極家人敬請勰入京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  
叔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  
春復授司徒又詔以本官領揚州刺史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齊將

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勰部分將士頻戰破之淮南平  
徵勰還朝初勰之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稷  
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求還江外勰矜而許之果  
又謝曰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  
其爲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頻表辭大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  
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免時咸  
陽王禧以驕矜頗有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帝又言勰大得人情  
不宜久在宰輔勸帝遵遺敕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爲恒州烈深以  
爲忿烈子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帝宜早自覽政時將初祭王  
公並齋於廟東坊帝遣于烈將壯士六十人召禧勰詳等引見帝  
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冲操諱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  
今遂又父高祖之意詔乃爲勰造宅務從簡素以遂其心勰因是  
作此書以喻懷又以勰爲太師勰遂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爲書  
於勰崇家人之敬勰不得已而應命帝前後頻幸勰第及京兆廣  
平王暴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羽林武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上  
表切諫帝不納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坐朝士有才學者  
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又加侍中勰  
敦尚文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族從爲三十卷名曰  
要畧性仁孝言於朝廷以其舅潘僧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愉構  
逆僧固見逼尚書令高肇性既兇復又肇兄女入爲夫人順皇后  
崩帝欲以爲后勰固執以爲不可肇於是屢譖勰因僧固之同愉  
逆肇誣勰與愉通南招蠻賊勰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閣高祖珍希  
肇提携構成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  
之帝訪暉明勰無此帝更以問肇肇以魏偃祖珍爲證乃信之永



平元年九月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勰妃方產固辭不得已意甚憂懼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一小橋牛傷人扼而入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賫毒酒至勰曰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勰二下勰大言稱寃武士又以刀築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同晨以褥裹屍輿從屏門出載屍歸第云因飲而薨勰妃李氏司空冲之女也號哭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還於此屋論者知有報應焉帝爲舉哀於東堂勰既有大功於國無罪見害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肇小人枉殺如此賢士在朝貴戚莫不喪氣景明報德寺僧鳴鐘欲飯忽聞勰薨二寺一千餘人皆嗟痛爲之不食但飲水而齊僧黃誠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鑿路九旒武賁劔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鞞轎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勰謚保大定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宜宜謚武宣王詔可奏莊帝卽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稱肅祖閔節帝時去其神主嫡王劼字子訥襲封劼善武藝少有氣節明帝初梁將寇邊劼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克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不許累遷青州刺史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劼遂有異志爲安豐王延明所啟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卽位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謚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爲文恭皇后子韶字世胄好學美容儀初余朱榮將入洛父劼恐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殺韶因亂與乳母相失遂與仲明兄子僧副避難路中爲賊逼僧副恐不免因令韶下馬僧副謂客曰窮鳥投人尚或矜愍況諸王如何棄乎僧副舉刃

逼之客乃退韶逢一老母姓程哀之隱於私家居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尚書事司州牧特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爲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慧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修第宅華而不侈文宣常剃韶鬚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以彭城爲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嚼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並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強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稚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世哲從弟黃頭使與諸囚白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孝文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制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臨崩顧命詳爲司空輔政宣武覽政爲中大將軍錄尚書事成陽王禧之謀反詳表求解任制不許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廷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覽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

徒大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一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  
 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厭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規  
 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許輿觀巷次行路哀嗟  
 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怨響嗷然妃宋王劉昶女不見荅禮寵妾  
 范氏愛等伉儷及死葬訖猶毀隧視之又烝於安定王燮妃高氏  
 卽茹皓妻妙詳既素附於皓又緣潘好往來稠密詳雖貪侈宣武  
 禮敬尚隆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帝每潛幸其所  
 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  
 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  
 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  
 高時惶迫以為必死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  
 今以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掃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  
 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為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  
 南第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胃常季賢陳掃靜  
 等專恣之狀夜卽收禁南臺又武音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  
 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  
 見翼頓首號泣不能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入奉我珍  
 異貨物我實受之果為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  
 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  
 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援甚嚴徙就太府寺免為庶人別營坊館  
 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徙詳居之  
 會其家奴陰結黨輩欲劫出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  
 執省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覽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  
 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此夜母妻不來死於奴

婢手中詔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贈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乃以淫高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共高麗婢姦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噉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非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創膿又杖其妃劉數十云新婦大家女門戶匹敵何所畏而不檢校夫婿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永平元年十月詔追復王爵謚曰平王子顥襲顥字子明少慷慨有壯氣爲徐州刺史尋爲御史彈劾除名後賊帥宿懃明遠叱于騏驎等寇亂幽華等州乃復顥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遠頻破賊解幽華之圍後蕭寶寅等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武泰傳爲州刺史以與葛榮屬令朱榮入洛推莊帝授顥太傅顥以葛榮南侵令朱維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事不諧遂與子冠受奔梁梁武以爲魏王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年號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爲顥所禽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戰屢剋據有都邑號令自己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行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陵竊市里朝野失望時有酷斂公私不安莊帝與令朱榮還師討顥顥自於河梁拒戰冠受戰敗被禽顥自輟轅出至臨顥爲臨顥縣卒所斬初顥入洛其日暴風欲入閭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入有恒農楊雲華告人曰顥必無成假服袞冕不過六十日又諫議大夫元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宮鐵柱三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

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孝武初贈太師大司馬顥弟頊莊帝初封東海王位中書監及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笑顥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都市孝武初贈太尉

孝文七男林廢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河文獻王懌汝南王悅鄭克華生皇子佻未封早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置左右年四歲太后親爲立名恂字元道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爲皇太子及冠恂於廟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止儀體帝皆爲定及恂入辭帝曰今女不應何代但太師薨於恒壞朕旣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山陵北海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今日親見吾也後帝每歲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書學體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恂甚銜之孝文幸崧岳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徽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別館引見群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冲並免冠稽首而謝帝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之大禍脫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置之河陽服食所供粗免饑寒而已帝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

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帝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賞椒酒詣河陽賜悅死時年十五餘斂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後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為聞賈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帝在鄴尚書表收彪赴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累病數日死初帝將為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為娉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為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帝嘗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哺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為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太子尚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于正書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為然乃不令恂晝入內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宣府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孝武初為護軍將軍帝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宮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遷中書監為納順皇后妹為妃而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悅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恃顯為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宮毀擊之強令為尼於內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勁以后久無所誕乃表勸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愉舊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夸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孝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為冀州

刺史始愉自以職求侍要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  
妾屢被頓辱內外離抑及在州謀逆愉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  
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謀為殺害主上遂為壇於信都之  
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為皇后孝武  
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携李  
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  
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携李手盡其私情雖鎖繫之中飲賞自若  
畧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人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  
以面見至尊於是歔歔流涕絕氣而死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  
殺之斂以小棺瘞諸子至洛皆赦之後靈太后令愉之四子皆附  
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

清河王暉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繼二南矣博涉經

史兼綜群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年  
封孝武初拜侍中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眾務  
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  
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因愉之逆又構殺勰懌恐不免  
肇又錄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  
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  
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孝武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  
人是故季氏旅泰山宣尼以為深譏仲叔軒懸丘明以為至誠諒  
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別宜杜漸防萌無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  
君之事今乃行行之詎是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  
時雨可降玉燭和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

基於此在矣孝武笑而不應孝明熙平初遷太尉侍中如故懌詔  
 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水飲人能差  
 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衣食事力重使於城西  
 之南治療百姓病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眾之科禮絕祆淫之禁  
 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  
 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該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塗炭  
 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  
 靈太后以懌孝明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匡  
 輔以天下為已任領軍元又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  
 法每抑黜之為又所疾又黨人通直郎宗準愛希又旨告懌謀反  
 禁懌門下密問左右及朝貴貴人分明得雪乃釋焉懌以忠而獲  
 罪勞乃為集精忠烈之士為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正光元年七月又與劉騰通孝明於羅陽殿閉靈太后後宮因譴於門下省  
 懌罪伏遂害之時年三十四朝野貴賤知悉不知含悲喪氣驚振  
 遠近夷人在京及歸聞懌之喪為之劈面有數百人

廣平王懷嗣自有魏諸王召入華林別館禁其出入令四門博士  
 董徵授以經傳孝武崩乃得歸

汝南王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為性不倫儻難測悅妃閻氏即東  
 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荅有崔延友者以左道與悅遊合服  
 仙藥松木之屬時輕與出採之宿於城外小人之所遂斷酒肉粟  
 稻唯食麥飯又絕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忿妃妾至加捶撻同之婢  
 使悅之出也妃住於別第靈太后檢問之引入窮院事故妃病  
 杖牀蓐瘡尚未愈太后因悅杖妃乃下令三番視王及三番  
 其有正妃病患百日已上皆奏聞若有行遂就削封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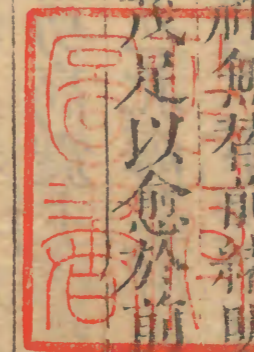


清河王暉爲元叉所害悅了無恨之意乃以酒候伺之其私佞又大喜以悅爲侍中六日臨拜日就憚子直求憚服犯之物不時稱旨乃召賣杖之百不置后廢恣形氣羸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仍呼阿兒親自循撫關悅乃爲大司馬置於州門盜者便欲斬其手時人懼其無常能行異事茲云之內言忌及余朱榮舉兵向洛悅遂奔梁梁武厚相資待莊帝崩遂自立爲主號年更興節閔初遣兵送悅置於境上以觀侵逼及齊武既誅余朱以悅孝文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悅狂如故動爲罪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以悅屬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贈假黃鉞太師司州牧大司馬王如故諡曰文宣子頽與父俱奔梁遂卒於江左

皇于此年七歲景明元年薨就斂於華林堂西堂葬于文昭皇后陵南後以增廣文昭后墳坐徙寔北崗

論曰文成五王安豐特標令望延明學業該贍加以雅談之美及于永安運迹寇戎卒致奔亡亦其命也獻文諸子俱漸太和之訓而咸陽終於逆節廣陵斃于桑中人而無儀各宜適死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至於橈敗實尸其闕武宜孝以爲質忠而樹行及夫在安處危之操送往事居之節周且匪佗之旨霍光異姓之誠事實兼之竟而功高震主德隆動俗間言一入卒不全生嗚呼周成漢昭未易遇也北海義昧鶴鴒奢淫行喪雖禍發青蠅亦自貽伊戚顛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之庶人險暴之性自幼而長終以廢黜不得其終斯乃朱均之性堯舜不能訓也京兆早有令聞晚致顛覆習於所染可不慎乎清河器識才譽以懿親作輔時鐘屯詖始違牆茨之逼運屬道消晚扼兇權之手

悲哉廣平早歲驕盈汝南性致狂逸揆其終始俱不足論而悅以  
天人所棄卒嬰猜懼之毒益地逼之尤也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  
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穿猜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內外任使布  
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  
今已遷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夫王公貴族之秉國者... 趙然祭荷... 而為國... 于永安... 命曰文丸正... 劉...

